

Pickwick Papers

[英] 狄更斯 著 张万敏 高山 译

匹克威克外传_(下)

(全译本)

COLLECTOR'S EDITION

世界文学文库
插图本



狄更斯的成名作，世界上最幽默、最具讽刺性的流浪汉小说
一个小人物的漫游奇遇记，一幅社会丑态的肖像画

匹克威克外传 (下)

[英]狄更斯 著 张万敏 高山 译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匹克威克外传 / (英)狄更斯(Dickens, C.)著;张万敏,高山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402-3041-8

I. ①匹… II. ①狄… ②张… ③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7136 号

460464

匹克威克外传(上下)

[英]狄更斯 著

张万敏 高山 译

责任编辑 / 张红梅 张 芸

装帧设计 / 小 贾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915×1220 1/32 印张 24.5 字数 685,000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001 序言

上

001 第一章

006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45 第四章

057 第五章

067 第六章

082 第七章

095 第八章

108 第九章

117 第十章

131 第十一章

149 第十二章

156 第十三章

174 第十四章

191 第十五章

206 第十六章

226 第十七章

235	第十八章
246	第十九章
260	第二十章
277	第二十一章
294	第二十二章
311	第二十三章
319	第二十四章
335	第二十五章
354	第二十六章
361	第二十七章
371	第二十八章

下

393	第二十九章
403	第三十章
414	第三十一章
429	第三十二章
442	第三十三章
457	第三十四章
480	第三十五章
494	第三十六章
505	第三十七章
517	第三十八章
530	第三十九章
544	第四十章
556	第四十一章
568	第四十二章
582	第四十三章
595	第四十四章
608	第四十五章

624	第四十六章
635	第四十七章
646	第四十八章
659	第四十九章
675	第五十章
689	第五十一章
704	第五十二章
715	第五十三章
727	第五十四章
742	第五十五章
754	第五十六章
766	第五十七章

第二十九章

妖怪们偷走教堂杂役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曾祖父都十分确信是真实的——据说，在本村一个古老的修道院里，有一个兼做掘墓人的杂役，他的名字叫加布利尔·克勒伯。不要因为一个人做了杂役，做了掘墓人，经常被死亡的阴影所包围着，就得出他一定是一个忧郁、怪癖的人的结论，其实那些给人家办丧事的人才是最快乐的人。我曾经有幸跟一个职业送殡人有过密切的交往，在他不工作的时候，在个人生活中他确实是一个很乐观、很有趣的家伙。他无牵无挂，总是哼着那只有鬼才能听得懂的歌，一口气就能喝干满满的一大杯烈性酒。但是，虽然有这个反面的例子，加布利尔·克勒伯却是一个脾气很坏而又十分顽固的家伙——是一个怪癖而又孤独的人，跟谁都处不来——除了他自己以及那个塞在他那又大又深的马夹口袋里的柳条花的瓶子。每当快乐的面孔从他身边经过时，他总要用恶毒的目光向他们睨视，谁看见了都免不了害怕。

“有一次，在圣诞前夜临近黄昏的时候，加布利尔扛着铁锹提着灯笼，向古老教堂的墓地走去——因为有一个墓穴要在第二天天亮之前掘好。他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他以为假如立即去干活的话，那么也许他的精神就能振作一些。他走在那条古老的大街上，看见从各家窗户里露出跳跃的炉火的光，听见围坐在火炉旁边的人们愉快的大笑。他注意到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过圣诞节，他能闻到从厨房的窗户飘出的各种食品的香味。这一切一切都让加布利尔·克勒伯恨之入骨。成群的孩子蹦蹦跳跳地从房里出来了，连跑带跌地蹿到街对面去敲门。正当他们打算跑上楼，在做圣诞游戏

中度过这一个晚上的时候，却遭到了几个满头卷发的小流氓的围攻。加布利尔见了，就狞笑了一下，一边更紧地握着手中的铁锹柄，一边想着麻疹、猩红热、鹅口疮、百日咳，还有其他的许多事情，以此来安慰自己。

“加布利尔怀着快乐的心情走着，他的邻居不时地从他身旁经过，善意地与他打个招呼，可是他却恶狠狠地以一声短促的咆哮来回答他们。他就这样一直走到那条通向坟地的黑暗而幽深的小路上，现在，加布利尔是非常渴望在这条小路上走的，因为一般来讲，这条黑暗的小路是一个阴森可怖的地方，镇上的人们都不敢从这儿走，除非是大白天、阳光明媚的日子。因此，当加布利尔在这个自从建立古老的修道院以来、自从有光头和尚的时代以来就被叫做棺材胡同的神圣的地方停下后，他听到了一个小孩子在唱着快乐的圣诞歌，就非常地气愤。他向前走着，歌声越来越近，他发现唱歌的是一个很小的孩子，那孩子正匆匆忙忙地赶着路，想追上那条古老的街道上的小伙伴。由于想消除孤寂，也由于想为表演做准备，他在用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大音量高声唱着。所以加布利尔就在那等着，等到那个孩子从他的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一把将孩子推到了一个角落里，用手里的灯笼在孩子的头上敲了五六下，以便教教孩子如何调调声音。当那个孩子哼着截然不同的调子抱头而逃的时候，加布利尔·克勒伯非常开心地咯咯笑了一阵，然后走进墓地，随手锁上了门。

“他放下了灯笼，脱掉了上衣，跳下了那个还没挖完的坟墓，高高兴兴地干了几个钟头，但是土已经冻硬了，挖掘都很困难。虽然天上有月亮，可那却是一弯新月，并没有多少月光照到在教堂阴影包围下的墓地里。要是在其他的时候，这些都会使加布利尔·克勒伯抑郁、痛苦，但是由于他阻止了那个孩子唱歌，心情就格外地高兴，倒也不在乎掘墓的进程是何等缓慢了。当他在夜里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时，不免怀着狰狞的满足，看了看他挖的墓穴，一面收拾着工具，一面低声哼着：

美丽的房子，美丽的房子，
冻土几尺深，生命已玩完；
头边一块土，脚边一块石，
一顿丰美宴，来给蚯蚓吃；
坟顶是杂草，身边是混泥，

美丽的房子，就在这圣地。

“‘哈！哈！’加布利尔·克勒伯开心大笑，在一块平整的墓碑上坐下，这块墓碑是他在墓地休息的地方。他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柳条酒瓶来，‘圣诞节又来一口棺材！这是圣诞节的礼盒！哈！哈！哈！’

“‘哈！哈！哈！’紧贴着他的身后，有一个声音重复着他的笑声。

“加布利尔颇有几分惊讶，把举到嘴边的柳条酒瓶停住了，向四周看着。在他身后最古老的坟墓尽头，可不像在这苍白的月色下的墓地这么安宁与寂静啊。墓碑上白色的冷霜发出阴冷的光，在古老的教堂的石头雕刻物之间，像一排排的钻石闪耀着。地上冻着一层又硬又脆的雪，好像是一张洁白而又平整的幔帐掩藏着密密的坟冢，白茫茫的一大片，又仿佛是一个个用白布裹着的尸体停放在那里。在这阴森的景象中，听不到一丝声响。似乎连声音都被凝结了，这周围的一切显得是那么的寒冷，那么的寂静。

“‘是回音吧。’加布利尔·克勒伯自言自语地说，又把柳条瓶举到嘴边。

“‘不是的。’一个深沉的声音说。

“加布利尔吓得跳了起来，惊讶和恐惧使他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一动也动不了，因为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足以让他的血冷却的东西上。

“在他的身边，在一块笔直的墓碑上，坐着一个奇怪的非人世所有的东西，加布利尔立刻就判断出那不是人间的生物。他的腿很长，本来可以踏在地上，可是却跷在了空中，并且很古怪地盘着腿。肌肉发达的手臂裸露着，两只手放在膝头上，在他那短而圆的身体上套了一件紧身的遮盖物，上面点缀着些小岔，一件短斗篷垂在身后，衣领被剪成了很特别的尖形，算是代替了领巾或绶领；鞋子的前尖向上翘起很长的一截；头上戴着一顶阔边的塔糖式的帽子，上面插了孤零零的一根羽毛，帽子上结满了白霜。看起来，这个妖怪似乎已经在那个墓碑上极其舒适地坐了两三百年了。他非常安静地坐在那儿，舌头向外边伸着，仿佛是在嘲笑着谁，而且他还向加布利尔·克勒伯狞笑着，那种模样只有妖怪才做得出来。

“‘不是回音。’那个妖怪说。

“加布利尔·克勒伯被吓得瘫痪了，说不出来一句话了。



“‘圣诞节前夕,你还在这干什么?’那妖怪严肃地说。

“‘我是来挖一个墓的,先生。’加布利尔·克勒伯结结巴巴地说。

“‘在这样的夜晚仍在这墓地坟场里徘徊的人是谁呀?’妖怪大声说。

“‘加布利尔·克勒伯!加布利尔·克勒伯!’仿佛充盈了整个墓地的一阵粗野的类似于合唱般的声音尖叫着。加利布尔恐惧地向四周看了看,什么也没看到。

“‘你那个瓶子里是什么?’妖怪问。

“‘杜松子酒,先生。’杂役回答,声音比以前抖得更厉害了——因为这酒是从走私者那里买来的,他不免担心向他提问的人或许是妖怪国里缉私的人。

“‘在这样的夜晚在坟场里独斟自饮的人是谁呀?’妖怪说。

“‘加布利尔·克勒伯!加布利尔·克勒伯!’那粗野的声音又叫道。

“妖怪斜着眼睛向那被吓呆了的杂役看了一下,然后提高了声音喊道:

“‘那么,谁是我们正当而合法的猎物呢?’

“无形的合唱队回答着——那声音就像是许多合唱者随着教堂的风琴那强劲有力的节奏在歌唱。这歌声仿佛随着一阵狂风吹进了杂役的耳朵,然后又随风而去了——回答的内容与先前仍是相同的:‘加利布尔·克勒伯!加布利尔·克勒伯!’

“妖怪比先前更加狰狞地笑了一下,说:‘那么,加利布尔,对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杂役气喘吁吁。

“‘对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加利布尔?’妖怪说着,两腿腾空在墓碑两边踢着,又十分满意地看了看那翘起的鞋尖,似乎在端详着整个邦德街上最时髦的一双惠灵顿鞋。

“‘这是——这是——非常奇怪的,先生,’杂役回答——他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很奇怪,很好,但是我认为我得去把我的工作干完了,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工作!’妖怪说,‘什么工作?’

“‘坟墓,先生,挖一个坟墓。’杂役结结巴巴地说。

“‘啊,坟墓,啊?’妖怪说,‘当其他人都在快乐的时候,是谁还在掘着坟墓,并以此为乐呢?’

“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回答:‘加布利尔·克勒伯!加布利尔·克勒伯!’

“‘恐怕我的朋友们需要你了,加利布尔!’妖怪说着,舌头比以前伸得更长了,一直伸到了下巴那——那可真是——一个极其令人惊讶的舌头啊——‘恐怕我的朋友们需要你了,加利布尔。’那个妖怪说。

“‘非常感谢,先生,’魂不附体的杂役说,‘我想他们并不一定是想要我,先生。他们并不认识我,先生。我想那些先生从来都没见过我,先生。’

“‘啊,他们见过你,’妖怪回答,‘我们认识那个长着气汹汹的脸,眼睛

恶狠狠的人。今天晚上他从街上走过来的时候就向小孩子们投去了恶毒的目光,而且更加狠命地握紧了铁锹。我们认识那个人,由于内心的嫉妒,他打了那个孩子,因为那个孩子能够快乐,而他自己却不能。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

“说到这儿,妖怪发出了一声洪亮而又刺耳的大笑,这一笑声引起了二十倍的回应。之后,他把两腿向空中一伸,用头——倒不如说是用他那塔糖式的帽子的最顶尖,倒立在墓碑狭窄的边缘上,而且还以惊人的灵活性从那一个跟头翻过去,恰好落到了杂役的脚边,然后又拿出了一副裁缝坐在柜台上的姿势坐在了那里。

“‘我——我——恐怕我必须得离开你们了。’杂役说着,挣扎着想要走。

“‘离开我们!’妖怪说,‘加布利尔·克勒伯要离开我们了。哈!哈!哈!’

“当妖怪大笑的时候,杂役突然看到了教堂的窗子里灿然一亮,仿佛整个建筑内都点起了灯。光明消失之后,风琴奏起了欢快的曲子,一大群与第一个妖怪长得类似的妖怪们,涌进了教堂的坟地,开始把墓碑当成了跳木马游戏的对象,一刻不停地跳着,一个接一个地超越着最高纪录,动作惊人地熟练。第一个妖怪跳得最好,其他妖怪没有一个能与之相比的,杂役虽然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却仍能看得出来,他的朋友们只能跳过一般高度的墓碑,而他却把拱顶、铁栏杆之类的东西看得跟路标一样易跃。

“最后,游戏到了最令人激动的高潮,风琴奏得越来越快,妖怪们跳得也越来越快。他们把身子缩成一团在地上翻跟斗,像是球一样跳过墓碑,那动作之快使得杂役的脑子都旋转起来了。妖怪们在他的眼前飞舞的时候,他的腿也摇晃了起来。突然,那个妖怪之王冲到了他的面前,揪住了他的衣领,把他拖到了地下。

“当加布利尔·克勒伯那因下降速度太快而失去了的呼吸恢复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似乎身处一个大地洞中,周围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妖怪,丑陋、狰狞。在屋子的中央,在那高高在上的座位上,坐着他那位坟场上结识的朋友。加布利尔·克勒伯自己就紧挨着他站着,已经失去了动弹的能力。

“‘今晚好冷啊!’妖怪的国王说,‘非常冷。来一杯什么热的东西喝

吧,来!’

“听到这个命令,有半打殷勤的妖怪——脸上带着永恒的微笑,加布利尔·克勒伯以为他们是王室仆役——急忙走开了,很快拿来了一个高脚杯液体火,呈给了国王。

“‘啊!’妖怪国王叫了一声。当他把火焰咽下去的时候,嘴巴和喉咙都成了透明的颜色,‘这真让人暖和,真的!再拿一杯同样的来,给克勒伯先生!’

“不幸的杂役推说他没有在夜里喝热东西的习惯,但那是徒劳的。一个妖怪抓住他,另外一个把那炽热的液体灌进了他的喉咙。他吞下那杯滚烫的酒之后,又咳又呛,当他抹去了那从眼中喷涌而出的痛苦之泪的时候,聚在那里的整群妖怪都尖声大笑了起来。

“‘那么,’妖怪国王说着,别出心裁地用他那宝塔形的帽子的顶尖扎着杂役的眼睛,这让他陷入极大的痛苦中,‘那么,让这悲惨忧郁的家伙看看我们大仓库中的几幅画片吧。’

“妖怪说完这番话,遮在地洞另一端的乌云渐渐卷起,清晰地露出了一间小小的、陈设简单、却又干净整齐的房间。一群小孩聚在一个旺旺的火炉旁,拉着母亲的衣襟,围着母亲的椅子跳来跳去。母亲不时地站起来,拉开窗帘,似乎在寻觅某个自己期待着的东西。一顿俭朴的饭菜已经摆在了桌子上,还有一个带扶手的椅子被放在了炉火的近前。一阵敲门声传来,母亲前去开门,孩子们都簇拥在她的周围,高兴地拍着手,因为父亲进来了。他很疲惫,又被淋湿了,抖落着衣服上的雪,孩子们围在他的身边,忙着帮他拿斗篷、帽子、手杖和手套,然后向屋里跑去了。然后,当他坐下来在炉火前吃饭的时候,孩子们爬上他的膝头,母亲坐在他的身边,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幸福与安逸。

“但是,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画面发生了变化。布景已经变为一个小小的卧室了。有一个最可爱、最年幼的孩子躺在那儿,快要死了。红晕已经从他的双颊消退了,光芒也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尽管连杂役也怀着前所未有的兴致看着他,可他依旧死了。他的兄弟姐妹们围在他的小床边,拉着他的小手,那手是这样的冷,这样的重。但是他们触摸之后立刻就把手缩回去了,畏惧地看着他那张小脸,因为尽管那漂亮的孩子看起来是那样的安静平和,仿佛是在静静地入睡了,然而他们看出来他已经死了。

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天使,正在从幸福光明的天堂看着他们,祝福着他们。

“淡淡的云又从那画面上飘过,内容又变了。父亲和母亲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他们膝下的儿女已经减少了一半,但是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满足和快乐,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们围着炉火,讲述着、倾听着往昔的古老故事。缓缓地、安详地,父亲进入了坟墓。不久,那个与他同甘共苦的人也随他一同去了那个安息之处。几个幸存下来的人,跪在他们的坟旁。用泪水浇灌着那覆盖在坟头的绿草,然后站起来离去了,既悲痛又哀伤,但是没有号啕大哭或绝望的叹息,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们还会再次相见的。于是,他们再次与那繁忙的世界融为一体,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又恢复了。云遮住了画面,让它从杂役的眼中消失了。

“‘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妖怪扭过他的大脸对加布利尔·克勒伯说。

“当妖怪用凶狠的目光向他俯视的时候,加布利尔才嘀咕着说那挺好的,而且看起来有了几分羞愧。

“‘你这可悲的人!’妖怪用那种极度轻蔑的口吻说,‘你!’他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愤怒让他语塞了。因此,他抬起了一条极其柔软而又极具韧性的腿,在比头略高一些的空中舞了一下,瞄准了,然后实实在在地踢了加布利尔·克勒伯一脚。于是,那些服侍妖怪国王的妖怪立即也全都拥到不幸的杂役身边,毫不留情地踢他。这一切正如人间的臣子们那约定俗成、永不改变的习惯一样,踢皇上之所踢,捧皇上之所捧。

“‘再给他看几幅!’妖怪国王说。

“说着,云又散了,一片美丽富饶的风景呈现在眼前——就在那一天,在距古修道院的街镇不到半里的一个地方,恰恰有这样一幅景象。太阳在晴朗碧蓝的天空中光芒四射,水也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在阳光的映衬下,树看起来更绿,花看起来更美。河水潺潺,唱着愉快的歌流过;树木沙沙,微风在树叶中窃窃私语;鸟儿在枝头歌唱,百灵鸟高歌着欢迎早晨的来临。是的,那是早晨,光明、清秀的夏日清晨,最小的一片叶,最小的一株草,都充满了生机。蚂蚁匍匐着去做它的日常工作,蝴蝶在和煦的阳光下拍打着翅膀,无数的昆虫张开了它们透明的羽翼,放纵着它们短暂而又幸福的一生。男人们勇往直前,为这景色而得意,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光明与灿烂。

“‘你这个可悲的人!’妖怪国王说,语调比以前更加地轻蔑了。于是妖怪国王又把腿挥舞了一下,它又落到了杂役的肩头,那些妖怪臣子又学了他们领袖的模样。

“那云起起落落了好多次,它给加布利尔·克勒伯许多的教训。可是,他的肩膀虽然被妖怪踢了又踢,使他痛得如同被针扎了一般,但他仍旧怀着无论如何也难以降低的兴致看了下去。他看到,勤奋工作,用劳动换取极少面包的人,是快乐而幸福的;然而对于那些最愚昧无知的人来说,大自然的那张甜蜜的面孔才是欢乐和幸福永不枯竭的源泉。他看到,那些在悉心的教育和亲切的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人,虽处于贫穷但不悲观,虽遭受苦难但能豁达,因为在他们的心底有幸福、满足和安宁的源泉,尽管他们所承受的足以把许多平常人压垮。他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命之中,最温柔、最脆弱的女人,却往往最能承受得住悲哀、忧伤和痛苦,而且他还看到了那是因为在她们的灵魂深处有一股永不干涸的清泉——热情与献身。尤其是,他还看到了如他一般的人们——咒骂他人的欢乐与喜悦——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污秽的杂草。于是,他把世界上一切的善良与邪恶做了比较,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到底还是一个很可爱很迷人的世界。当他一得出这个结论,那笼罩着最后一幅画的云,似乎也麻木了他的知觉,让他安然入睡。一个又一个妖怪们,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等到最后一个消失了的时候,他就沉沉地睡去了。

“加布利尔·克勒伯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自己正直挺挺地躺在教堂墓地中一块平坦的墓碑上,空空的柳条瓶子扔在了他的身边。他的衣服、铁锹和灯笼,都已被昨夜的浓霜染成了白色,散乱地扔在了地上。他最初看到的那个妖怪所坐的墓碑,笔直地立在他的面前,还有昨夜的那个他所掘的坟墓也在不远的地方。起初,他有点儿怀疑自己这个经历的真实性,但是当他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肩头那剧烈的疼痛,向他证明了那妖怪的踢打绝不是想象出来的。他记得妖怪曾经用墓碑做过跳木马游戏,然而雪地上却没有一个脚印,所以他又有几分疑虑了。但是他很快就又想起来了,由于他们是妖怪,自然不会在身后留下任何印迹的。于是,加布利尔·克勒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爬了起来,因为他的后背在隐隐作痛。拍落了身上的霜花,穿好衣服,他转身向镇子走去。

“但是,他已经有了变化,而且他又不能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他忍受不

了别人因他的痛改前非而发出的嘲笑，他的洗心革面是不会被人相信的。他犹豫了一会儿，掉过头去，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涯。

“那天，人们在墓地里发现了灯笼、铁锹和柳条瓶。起初，对于杂役的命运，人们做出了许多的猜测，但是很快，大家就断定他是被妖怪捉去了。于是，就有一些可信的目击者，说自己曾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骑着一匹马从天空一闪而过——那匹马是栗色的，一只眼睛是瞎的，两条后腿是狮子的，尾巴却是熊的。最后，所有的这些都被大家相信了。而且那个新来的杂役还常常把一大片教堂的风标拿给好奇的人看，以换取一点点的报酬；据说那片风标是事发一两天后，前文所提到那匹马腾空而过的时候踢下来的，是新杂役亲自从教堂墓地里拾回来的。

“不幸的是，十年之后，这些故事被加布利尔·克勒伯的意外重现所扰乱了一些，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衣衫褴褛、心满意足、患有风湿病的老人了。

“他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神父，也讲给了镇长。后来，这件事被当成了历史，渐渐流传到今天。那些相信过风标故事的人，由于一度错投了信任，所以很不容易被人再说服过来了。于是，他们就尽其所能拿出一副明智的样子，耸耸肩，摸摸额头，低声说那是加布利尔·克勒伯喝多了杜松子酒，在那个平坦的墓碑上睡着了；他们还故意用他见过世面，变得比较理智了这一说法，来解释他所想象的在妖怪的地洞里亲眼目睹的种种情况。然而这种观点，却没能在任何时候成为普遍流行的说法，渐渐地，它也就自生自灭了。不管事情到底如何，由于加布利尔·克勒伯一直到死都受着风湿病的折磨，那么这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假如没有更好的教训的话——那就是，假如一个人变得闷闷不乐，要在圣诞节期间独自喝酒的话，那他一定得下定决心不想再好了，不管那酒有多么好，不管它的度数有多高，哪怕像加布利尔·克勒伯在妖怪的地窖里所见到的那种火焰酒一样。”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派们是怎样结识了两位自由职业的好青年；他们是怎样在冰上娱乐的；以及他们是怎样结束这次初访的

“啊，山姆，”在圣诞节的那个早晨，当那位深得自己喜爱的仆人拿了热水走进卧室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说，“还结着冰吗？”

“洗脸盆里的水都结了一层冰啊，先生。”山姆回答。

“天气真冷啊，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对那些穿得严严实实的人来说正是好时候啊——就像北极熊在滑冰的时候对它自己所说的那样。”维勒先生回答。

“一刻钟之后我就下楼。”匹克威克先生边解着睡帽边说。

“很好，先生，”山姆回答，“楼下有两个锯骨头呢。”

“两个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喊了一声，从床上起来了。

“两个锯骨头。”山姆说。

“什么是锯骨头啊？”匹克威克先生问。他不能肯定那到底是一种活的动物，还是什么死的东西。

“什么！难道你连锯骨头是什么都不知道，先生？”维勒先生问，“我还以为每个人都知道锯骨头是外科医生呢。”

“噢，是外科医生啊，嗯？”匹克威克先生笑了笑，说。

“就是啊，先生，”山姆回答，“不过，楼下的这两个，却不是正式的挂牌营业的外科医生，他们正在受训呢。”

“换句话说，他们是学医的学生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说。

山姆·维勒点了点头。

“我很高兴，”匹克威克先生说着，把睡帽使劲儿摔到了床单上，“他们都是很棒的家伙，非常棒的家伙，具备通过观察与思索而形成的成熟的判